

第十四回 文華殿六才並試 絲綸閣四女均潛

話說王彥所薦二才子，著江寧府學送入京師，至禮部投文。禮部尚書陳德謀接了文書並奏章，即批聽候奏議。回文江寧府學，即與二子轉到公館去訖。

庭瑞所薦張村二子，命長沙府學送進京城，亦至禮部投文，禮部一概收了文書，也令他聽候回文。

明日，帝陞殿。禮部出班奏曰：“今有江南學臣薦二少年才子進京，乃湖南撫臣之子，一名秉乾，一名秉剛，有表章奏聞。湖南學臣亦有表文，薦二子來京，姓張氏，一名敬威，一名顯威。俱在朝門候旨。”帝看了表章，喜曰：“兩學臣如此為朕訪才，真賢臣也。”遂批：“五日內候朕親臨文華殿面試，可暫著四子寓於絲綸閣中。”禮部領旨出朝，遂請四子寓於絲綸閣。即發回文，令江寧、長沙兩訓導回省。當日旨意一下，四子皆打點考試。

卻說敬威兄弟見了菊英，似乎面善，又不好認得。菊英認得敬威兄弟，乃將自己男裝及秀英之事告之，又囑其切勿泄漏。敬威點頭會意，乃密將庭瑞之意告菊英，菊英吁嗟不已。

卻說帝女璧玉與秦王女金鸞，在宮中總是題詩作賦。今聞江南、湖南兩處學臣薦了四個才子來京，帝批五日內親試。璧玉與金鸞私語曰：“去歲父王欲招榜眼為駙馬不遂。今薦來四子，其中必有吾姐妹緣人矣。”金鸞曰：“何不假扮書生與四子共試，勝彼則可以揚名，不勝亦無人知覺。”璧玉曰：“此言甚善。”商量既定往告母后。后從之，乃暗使人知會學臣李勃。即使二女假扮書生，先到李勃處投下。璧玉遂取名朱璧，金鸞亦取名朱鸞。

李勃領皇后密旨，亦修了薦賢表章，薦二子入禮部。禮部亦請二子寓於絲綸閣，遂將李勃表章申奏。帝在宮時，皇后已將此事奏明。今禮部來奏，已先會意，亦批考期並試。

及至考期，先賜六子七品冠帶。然後帝御文華殿，滿朝文武朝參畢，分班俟候。帝乃傳旨，選六子上殿。俯伏金階，帝命平身。賜坐於殿上，各賜文房四寶。即欽點三個題目，使六子作文。帝命大學士孫建庭監場，其文武大臣供在殿前俟候。

未及一個時辰，六子作文俱畢。太監入宮，請帝陞坐。六子俯伏，各呈上文字三篇於御案前。太監接上，命六子平身，六於遂皆退入文班中。帝將文字細看。

看畢，以文示諸文臣曰：“朕閱此卷，頗覺快絕。卿等可細評之，以辨高下。”文臣領旨，簇擁殿前，各看一卷，莫不驚異。又各將看了的易換來看，愈加稱奇。乃奏曰：“六卷皆天才，更無可亞者，臣等何敢安評。”帝大喜曰：“誠如是，學臣所薦皆有眼力矣。”乃復選六子上殿，曰：“朕觀卿等皆當世奇才。今命卿等各賦詩一首，務在舉筆成文，看卿口氣以辨高下。”六子遂俯伏該題。

帝乃用大龍箋一張掛於殿上，御筆書題曰：月中丹桂，不限韻。又賜筆一枝，墨一池，列於殿上。五子推遜，菊英、秀英假謙一番，遂執筆題於龍箋之上，一揮而就。詩曰：

跳出龍門入鳳池，今朝闕下論高低。

月中應有長春桂，臣折高頭第一枝。題罷，後書：臣楊秉乾應制。遂交筆與敬威。敬威題曰：

泮水由來透鳳池，鳳池應有上天梯。

月中丹桂連根拔，不許他人折半枝。後書：臣張敬威應制。菊英題曰：

書生舉步上瑤臺，自負文章八斗才。

昨夜天庭門未閉，被臣和月撥將來。後書：臣楊秉剛應制。顯威題曰：

寒窗十載對燈前，此日鰲頭臣佔先。

欲向蟾宮拔桂樹，也須待月到天邊。後書：張顯威應制。璧玉題曰：

外來桂客且從容，月裡豈無折桂翁。

任爾能施公遠法，明皇未必到蟾宮。後書：臣朱璧應制。金鸞詩曰：

諸君何必苦爭榮，百鳥先飛遜大鵬。

縱有英雄空用力，安然丹桂在蟾宮。後書：臣朱鸞應命。

六子題罷，兩班文武無不喝采。帝大悅，遂皆欽點為翰林。六子謝恩而出。帝退朝，各官皆微。

明日，帝又臨朝。禮部尚書出班奏曰：“學臣李勃所薦二才子，於陛下考試後便不見了。臣使人尋訪，竟無蹤跡。祇得奏聞，伏乞聖裁。”帝曰：“所薦才子，尚未授之以任。欲去便去，朕何阻焉。”禮部乃退。

原來璧玉與金鸞，於御前考後，即入宮中去了，帝所以隨口答應。當時帝又宣秉乾、秉剛上殿。秀英與菊英聞宣，即趨上金殿，俯伏聽諭。帝謂秀曰：“卿兄弟少年英杰，朕深愛惜。均有公冶、南容之風。朕正宮之女，與卿年貌相當，才德可配。願招卿為郡馬，朕弟秦王女，亦有貞靜之德，願招卿弟為駙馬。卿意以為如何？”秀英與菊英聞言大驚，忙叩頭奏曰：“蒙陛下恩諭，本當遵旨。但婚姻之事，必待父母之命。雖虞舜不告而娶，猶不免後人有言，況臣下乎。伏望陛下體臣愚衷。”帝笑曰：“卿何愚也，君與父孰尊？”秀英曰：“君則尊，父則親。”帝曰：“卿既欲待父命，朕即傳諭卿父，以全卿等尊親之念也。”遂於御案上寫了聖諭。即命大學士孫建庭，賚往湖南議婚。當時秀與菊祇得叩頭謝恩。帝乃還宮，百官退朝。

秀與菊轉到絲綸閣時，急得魂不附體。敬威兄弟聞知就理，亦皆著急。敬威曰：“今聖旨賚往湖南令尊處去。令尊畏罪，定然奏明真情，小姐將置身於何地？”顯威曰：“事急矣，為今之計，不走何待。今家兄現任湖南學憲，原與小姐有盟。不如逃回湖南，暫寓舍下。使人通知學憲，自然可解此厄。”秀曰：“此言甚善。”遂與菊英換了書生衣巾，帶了盤費，辭了敬威兄弟，私自出了絲綸閣。

且喜無人看見，於路直出京城，往湖南而來。水陸跋涉，在路五十餘天，方到湖南。遂投張村而來。

卻說昆山在家。自從庭瑞薦其子進京去後，乃擇日與庭瑞往前陽山，祭奠父親墓道，未免修理一番。閒暇之時，便各處訪察菊英消息。

一日，忽有親報到來。報敬威兄弟欽點翰林學士，留京聽用。心中大喜。遂多以銀子打發報子。

正在家中閑坐觀書，忽有二少年至，口稱繼父。昆山廢書視之，見是菊英。便大喜曰：“小姐來矣。”指秀英問曰：“此位是誰？”菊曰：“此義姐也。”遂請秀、菊坐定。乃曰：“自小姐去後，我無處不尋。請問小姐，許久何處安身？”菊英乃將在外遊玩，江寧考試。以及薦入京師，得遇敬威兄弟，同在文華殿考較，皇上欽點翰林。至於欲招駙馬，私自逃回始末，詳言一番。昆山嘆曰：“小姐如此天才，誠可惜也。請暫居小舍，我當與舍侄商議，為小姐解此厄矣。”

乃請秀、菊入內，見其妻郭氏。菊英指謂秀曰：“此即妹之繼母也。”秀聞言，遂與菊同下拜。郭氏忙答禮，遂邀二女入房。更換更衣，與諸家人相見。又將在外之故與郭氏細述，郭氏嘆息不已。當下二女遂在此處安身。

卻說庭瑞正考完外府轉省，在衙中閑坐。忽福建巡撫劉忠使人送書至，庭命請入。使者呈上書信。庭拆開一看，略曰：忠本欲使舍妹以奉箕帚。不意舍妹不守閨範，擅與遊客聯詩。家君見詩而怒，辱妹畏怒而逃。今將一載，杳無蹤影。恐誤賢弟婚媾，是以先字佈候。

庭瑞看畢，方知秀英之事，乃長嘆數聲曰：“我何如此多舛也？”祇得寫了回書，令使者去訖，心中十分煩惱。

忽又報叔父到來。庭乃出迎，大開暖閣，接入私衙。庭瑞問慰畢，昆山乃曰：“賢侄薦二弟入京，已蒙聖恩欽點為翰林。”庭瑞喜曰：“侄方纔轉省，竟全然不知此事，京報幾時到的？”昆山曰：“京報已到半月，二報又來了。”庭瑞問曰：“二報何喜？”昆山曰：“江南學臺薦二才子秉乾、秉剛，與爾弟一同朝考，俱欽點翰林，此二才子已到家中。此即二報，乃賢侄之喜也。”庭瑞曰：“秉乾、秉剛何人也？”昆山曰：“即楊巡之子也。”庭瑞曰：“向聞巡撫乏嗣，且又何為愚侄之喜？”昆山曰：“此二子即賢侄月下嬌娥與劉小姐也。”庭瑞喜曰：“劉小姐何人也？”昆山曰：“乃蘇州劉元輝之女，其兄現為福建巡撫。”庭瑞大喜曰：“原來即此人也。”

遂將與劉忠結義許婚之事，細與叔言。又將劉忠來信與叔看。昆看畢，乃嘆曰：“此二女真千古之奇女也。”遂將帝欲招二女為財馬，二女逃歸之由，概與庭瑞說知。又曰：“二女來歷既已分明，賢侄可即與巡撫議婚，早完好事。”庭瑞曰：“然，侄將謀此。”遂留昆山飲酒，至日暮方辭回。

次日，庭瑞請布、按兩司飲酒。布、按歡然而來，席間託布、按至巡撫衙中議婚，布、按俱願為媒。庭瑞大喜，飲罷辭出。

次日，布、按兩司來巡撫院上，為庭瑞求婚。

卻說巡撫自菊英私出之後，夫人終日啼哭。巡撫惱怒，乃曰：“此等辱女，吾誓除之。”遂曉諭曰：“有人捕菊英來獻者，賞銀百兩；藏隱者，查出同罪。”夫人聞知大哭，謂巡撫曰：“爾年過六旬，舉目無親。祇有這個女兒，尚欲除之，何其狠也。若一旦除卻此女，我與爾將來死於地下，誰為殯葬？”

巡撫聞言，更加怒氣。遂憂悶成疾，請醫調治。亦不甚重。至年終，偶患了風寒，其病更甚，不能起床。

忽有報子自金陵來報說，秉乾、秉剛兩公子入泮。並言學臺得意，薦兩公子進京之事。時巡撫正在危急之際，夫人聞知此事，暗思：“有甚公子，分明是劉小姐與我女兒假扮男裝可知。”當下瞞了巡撫，以銀子打發報子去訖，乃暗囑衙中人不許對巡撫說。

至明年二月間，巡撫病愈。忽報大學士孫建庭傳聖旨到來，巡撫命備香案接旨。建庭至院上，開讀聖旨曰：

江南學臣王彥，薦到卿子秉乾、秉剛。經朕面試，才果堪誇。茲招卿長子為駙馬，次子郡馬。卿子欲待卿命，不敢不告而娶。茲命大學士與卿議婚，旨諭到日，宜使子就娶，勿負朕心。

讀罷，巡撫全然不解，祇得謝恩。接過聖旨，遂請建庭內坐。巡撫曰：“適聞聖諭，老拙實不能解。且老拙祇生一個女兒，現今不知去向，哪有甚孩兒？”建庭曰：“兩位今即經皇上親點為翰林，怎說沒有？”

巡撫不能答，旁有家人跪稟曰：“前江南已有報子到來，報二位公子入學，已薦入京師。夫人料是兩位小姐假扮男裝去的。因大老爺有恙，是以暫且瞞過，打發報子去了。”巡撫聞言，乃謂建庭曰：“江南二子，實老拙之女。瞞過老拙，假扮男裝去的。是以至江南考試，學臺薦入京師，老拙實出不知。今朦朧之罪，老拙所不能免。當修表奏明，求大人於御前善為婉奏。”建庭允諾。於是設宴相待，宴罷辭去。

巡撫即忙修了表章交與建庭，即刻起身。巡撫率各官，送出郭外而返。過了十餘日，忽報學臺轉省，託布按兩司前來議婚。正是：

昔年曾有約，此日豈無媒。
未知如何議婚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薦秀、菊，出乎王彥之意；薦登、華，出乎庭瑞之意。薦璧、鸞，雖則學臣之表，卻出乎璧、鸞之意。湊合成文，大有可觀。文華殿上六個書生，其六人中各自知二女四男，其實則二男四女。想是時男女混數，錯亂難辨，其規模不如今之制度多矣。

帝欲招婿，初愛庭瑞與蘭英，今則愛菊英與秀英，究未嘗念及敬威與顯威。世間之事，大概如是，何可逆料。

楊巡撫之女願配庭瑞，劉巡撫之妹願配庭瑞，帝之公主亦願配庭瑞。願配之者，何其多也。今楊女之約未遂，帝女之招未允，劉女之訂又以書來辭。曲折之情，又何其多也。不徒庭瑞咨嗟，即讀者亦為之吁嗟。

昔日使人議婚，菊英便無蹤跡。今日既有蹤跡，又復使人議婚，庭瑞可謂多情矣。

昔日議婚不遂，猶有劉忠之約，一點退步，不遂猶可。此際劉約既失，祇有吳江之盟。一線情思，不遂尤難。吁，人生世上，萬事皆有定理，何必苦費心機。